

(篇終) 森楊物人流風

伊人芳蹤無覓處

● 風流人物 楊森

(終篇)

● 劉昌博 (中外雜誌社撰述委員、大學教授、自由作家)

湯女逃婚下落不明

陳董盛宴款待楊森等人，餐後，陳董的三位夫人，老大、老二及老三，託稱要回家照顧先生而先行告辭離去。她們三人前腳剛跨出餐廳，老四阿桂、老五美鳳及老六小娟，頓時如釋重負般的輕鬆起來，心坎上除去了壓力，又恢復了年輕人的生命活力，都願充嚮導陪楊森等前往瑪耶村探訪阿美三鳳兼狩獵。

答。

「你是阿芬的妹妹，呀！幾月不見，長高又長漂亮了！」楊森誇讚說：「今年幾歲了？」

「我呀！只比姐姐小一歲半，今年十五歲。」湯秀梅羞澀地答說。

「你今年讀幾年級了，妳的弟弟呢？」

「做七姨太！做難妓！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楊森對阿梅的話感到震驚，把他搞糊塗了。

「真的有如此嚴重嗎？」何應欽和白崇禧都很錯愕。

到得瑪耶村，沒有楊森上次抵達時的歌舞歡迎場面，只有老村長阿木托率領少數村民在村前的地埂上，以山產瓜果及煙茶招待。負責招待的幾位女孩子中，其中有一位身材窈窕、容貌清秀、外型酷似楊森乾女兒的，正是小歌后湯秀芬的妹妹湯秀梅，幾個月不見就亭亭玉立，蛻變為成

美鳳很關心地問，因她在南海園歌舞團中

熟的少女了。

是她們的舞蹈教練。

「姐姐有寫信回家，都沒有回信地址，她害怕被抓回來，不是被逼嫁給妳們的……陳……董做七姨太，就是被迫賣給色情販子下山到城市做難妓。」阿梅哽噎地

答。

當阿梅和楊森一問一答時；何應欽、白崇禧、蔣緯國及葉公超，在交頭接耳，竊竊私語，像在商討軍國大事般的神祕。

「阿梅呀！妳姐姐阿芬和阿蘭、阿鳳三人到南部參加棒球比賽去了。」阿梅低聲回答。

「這件事，前因後果，錯綜複雜；由我來講前半段，後半段再由阿桂和小娟來補充吧！」美鳳直截了當地說：「咱們的歌舞團，受到各地以脫衣艷舞為號召歌舞團影響，營收太差，老闆不堪虧損，忍痛解散。」

「阿芬、阿蘭與阿鳳來找我商量，現在失業了，今後怎麼辦？我建議阿芬先打電話向乾爹楊將軍求助，說明眼前處境惡劣，最好能趁此失業時期赴義大利深造。」

據美鳳透露：阿芬曾多次打長途電話到台北找楊將軍，其中有兩次打到府上接通了。她在電話中表明身分是楊將軍的乾女兒，但兩次都被對方以難聽的話罵了回來。一次是自稱少奶奶的女人說：「……我嫁到楊家快十年，還生了一個孩子；如今在台大畢業了，切盼到美國留學都未能如願。你這個山胞野女孩子，夢想勾引我家老爺子，拿錢讓你前往義大利學聲樂，門都沒有，別執迷不悟，失身受騙啦……。」

另一位接電話的女人自稱老奶奶，她開口就大罵阿芬是不知羞恥的賤女人，小小年紀就會偷人家的老公，簡直是頭頂生瘡腳底出膿——從頭到腳壞到底。她還警告說：「只要我的一口氣還在，你這小野女人休想進楊家的大門。」

「姐姐兩次挨罵後，在家整整哭了三天！」阿梅悲憤地說：「因她遠赴羅馬深造學聲樂的美夢破碎了，她好傷心啊！」

小年紀就會偷人家的老公，簡直是頭頂生瘡腳底出膿——從頭到腳壞到底。她還警告說：「只要你的一口氣還在，你這小野女人休想進楊家的大門。」

家的六個姐妹一致反對，咸認阿芬已是楊將軍的心上人，不！乾女兒，不可奪人之美。可是，我家老公說既跟楊將軍連絡不上，嫁給他做『老七』，總比賣到娼寮做離妓好上百倍。於是，他一意孤行，先付三十萬前金，硬要把阿芬買下，選擇吉時良辰迎進家門。」

「可是，阿芬不願嫁給我家老公做『老七』，因為她們三人又誓死都不願被賣入娼寮當離妓；她們知道我有一位胞姐在台北縣南勢角一家紡織廠當女工，特來求助於我。」小娟心有餘悸地說：「要我寫信給胞姐，引荐她們進工廠當女工，自食其力。你們曉得我素來是個膽小鬼；協助

的消息傳開了。都市的人口販子聞風而至，開出高價要收買她們下山操賤業——作離妓。價碼是湯秀芬新台幣六十萬元，金素蘭五十萬元；溫小鳳因是「太平公主」，不性感，減價為四十萬元。

她們三人的父母，犯有一般山胞的通病，嗜酒好賭，各有債務在身；看到自己女兒可賣到如此高價，都有些心動。這時，陳董的老四阿桂插嘴說：「我家老公知情後，認為機會來了，願意出同樣價碼買阿芬進門，做他的七姨太。我們

還舊債，剩下的二十多萬元，在被灌醉後的一場豪賭中，輸得一乾二淨。」陳董身體肥胖，患有高血壓，經此人財兩失的沉重打擊，一氣之下，就「中風」了。

「啊！原來陳董是這樣中風的！幸好我是瘦小個子，血壓正常；否則，我也會氣得中風的！」楊森自我解嘲地調侃說：「唉！自古多情空餘恨！不過，我還是要感謝小娟姐，協助阿芬等三人逃離虎口。」

「小娟姐呀！你一舉救三人，功德一樁哦！」何應欽讚賞說：「你真有道德的勇氣！」

「我建議大家，尤其是阿桂姐和美鳳姐，務必保住這個秘密，要是陳董知道了

，小娟就慘了！」白崇禧到底心思縝密，顧慮周到。

「我們現在應該打聽她們的下落，倘能幫助阿芬赴義大利深造，為國儲才；也可了卻楊惠公和我的心願！」葉公超提出他的建議。

老少配娶得美嬌娘

在村長及獵戶們的催促下，楊森得不到阿芬逃婚後的行蹤下落；只好去打獵，來排遣心中的煩悶，跟他一同去的只有葉公超。

何應欽、白崇禧、蔣緯國藉故太累了；願意留下跟阿桂、美鳳、小娟等三人閒話家常。先是白崇禧述說楊森上次為了招待阿芬等的台北行，惹來「一箭三鵰」的

緋聞風波，連串的誤會，受害慘重。他們三人為了彌補對楊森的虧欠，也為了阿芬一家人對楊森濟助的恩情；特別要拜託阿桂等人幫一個大忙；事成之後，必然重謝。

「白將軍！你要我們姐妹幫什麼忙？任憑差遣，只要能力所及，遵命照辦。」阿桂爽快地問。

於是，這位「小諸葛」在阿桂、美鳳

及小娟三人的耳邊悄聲交代了幾句，她們都喜形於色，點頭答應。

「白將軍！請你放心，這是好事一樁，包在我們姐妹身上。」阿桂等笑著打下包票。

兩小時後，楊森和葉公超等人狩獵回來，戰利品是兔子一隻，斑鳩三隻而已；運氣欠佳，累得滿身臭汗，實在開心不起來。楊森當晚在亞士都飯店，因思念乾女兒湯秀芬等三女的下落，輾轉不眠，起床披衣持筆將唐朝詩人崔護的「春郊踏青」一詩，改動幾個字遺懷：

去年今日此村中，

三鳳嬌顏相映紅；

嬌顏不知何處去？

山花依舊笑海風。

楊森的花蓮行，得知乾女兒阿芬逃婚離家，下落不明；他悶悶不樂地回到台北，長吁短嘆，外貌又憔悴了些。

一週後的週末，白崇禧打電話給楊森

，約他務必於下午六時到圓山飯店翠鳳廳餐會，不得藉故缺席。楊森準時前往，跨進廂房，錯愕不已，幾疑自己眼睛花了。

但見房內大圓桌坐得滿滿的，他一進門，熱烈的掌聲響了起來：

「歡迎新郎倌駕到！」蔣緯國領頭起哄。

「歡迎新郎倌就位入席！」阿桂、美鳳與小娟三人扶攏他坐於正中首席，右側坐的哪位美貌姑娘羞窘地低著頭，恍眼看去，恍如他朝思暮想的乾女兒阿芬；細看才認出她是阿芬的妹妹秀梅。

楊森剛入座，大家舉杯敬酒：「恭喜新郎，賀喜新娘」的敬賀不絕於耳。楊森剛入座，大家舉杯敬酒：「恭喜

惠兄驚喜；咱們的『小諸葛』健生兄安排保密，絕不讓新郎倌事先知情。倘有魯莽之處，要打要罰，惟健生兄是問，我和公超兄、緯國老弟只是從犯而已！」何應欽說明這個喜筵的用意。

「子惠兄！今晚的喜筵如果叫你滿意的話，必須謝謝阿桂姐、美鳳姐和小娟姐三位大媒人，不是她們穿針引線，熱心撮合；你休想討得這位如花似玉的新娘子？」白崇禧補充說明。

「惠公呀！你真的艷福不淺，為表示我的羨慕和妒忌，我要敬酒一杯！」蔣緯國說罷，舉杯一飲而乾。

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惠公呀！我也要敬賀一杯酒；你要是不乾杯，今晚休想入

洞房！」葉公超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。

「楊將軍！不，新郎倌不要怕！」阿桂姐插嘴說：「你的新娘子酒量好，代乾一杯就得了！」

於是，阿桂從楊森手中接過那半杯酒，遞向新娘子阿梅的唇邊。阿梅生性有原住民率直而豪爽的性格，此時她已不再假裝羞澀之態，接過酒杯，很爽快地就乾杯。於是，全桌響起了掌聲。

此後，凡有人向楊森敬酒，新娘子都一一回敬。楊森為表示謝意，需要回敬時，也是新娘子代為敬酒。這位荳蔻年華的美少女，喝下幾杯酒，臉上泛起了醉人的酡紅，益發嬌美動人，看在楊森的眼裡，眉笑顏開，一掃往日憂傷的陰霾，開心極了。

「我近幾個月來，家中發生了許多變故；我要謝謝在座老友們的關懷，今天我娶得這位美嬌娘，我還要謝謝在座的三位大媒人。更要謝謝比我年齡小的岳父、岳母以及小舅子，答應把阿梅交給我，你們請放心，我一定會善待她的。」楊森說

在哄掌聲中，這對「老少配」的新娘，合飲了交杯酒。喜筵散後，楊森就在圓山飯店訂下三間套房，一間作為洞房，阿桂等三位媒人住一間，另一間是其岳父母及小舅子合住。楊森知道：白崇禧、何應欽及蔣緯國等人，如此熱心安排叫他大為「驚喜」的婚事；旨在答謝他上次在蔣總統（中正）伉儷前面，為了「一箭三鵠」之事，沒有把他們三人拖下水的原故。

他是一位有情有義的人，洞房花燭夜後，他就一連三天招待三位大媒人及岳父母、小舅子等，白天漫遊台北市郊名勝，晚上到夜總會或各夜市遊樂。他們回花蓮時，除了致送了謝媒禮，還送了一個大紅包給岳父母作聘金。

楊森婚後不久，逐漸發現他的小新娘子阿梅，在外貌上跟她姐姐阿芬彷彿相似，在胴體上的成熟性絕不遜於阿芬；可是

在智商上卻與阿芬相去甚遠。因為，阿芬秀外慧中，儀態優雅，心地善良，善解人意；難得的是她有天賦的歌舞才藝。可是阿梅在本質上，沒有阿芬的優點，而有原住民一般女孩的缺點如：嗜酒、吸煙、嚼檳榔及玩紙牌等無一不會。此外，她尚具有山地女孩放蕩不羈的野性，尤其她的懶散，不愛整潔及沒有時間觀念的習性，在在叫楊森難以容忍。她不喜歡讀書求上進，一味追求時髦打扮，更令楊森失望。他們是生活在兩個世界的人，婚後只相處了五個多月；彼此都忍耐不下去，貌合神離的日子難熬。有一天，楊森收到一張花蓮寄來的訃聞，原來是哪位討有六個大小老婆的陳董因中風不治謝世了。於是，楊森偕伴小新娘子前往花蓮鯉魚潭畔陳宅悼祭。足證肥胖非福，酒色無度，實乃健康長壽的剋星。何況，陳董病後，疏於復健，不愛運動；枉有嬌妻美妾，萬貫家財，未及長久享受。

耶村娘家，楊森只好獨自回台北新店稻子園。此後，阿梅再也沒有回到楊森的身邊；楊森早已受夠了她的不良習性，不願找

她回來。他倆只維持了五個月的同居生活，就此分手了！

李氏姐妹侍候乾爹

實在說，楊森並不惋惜阿梅的離去，但卻關心乾女兒阿芬的下落。哪時節，筆者在中國時報的前身徵信新聞報擔任影劇記者，家住永和，與小娟（花蓮陳董的少妻老六）胞姐服務的中和南勢角紡織工廠，近在咫尺。於是，楊森託筆者前往打聽阿芬的芳蹤，他眷戀阿芬的心意，可想而知。

筆者按址前往探訪後，得知阿芬因歌喉絕佳，考進影星魏平澳組成的黑貓歌舞團；阿蘭因三圍標準，考入亞洲影業公司拍台語片；阿鳳因是「太平公主」，考進一家歌仔戲班反串小生角色。為顧忌往日曾到她們家中糾纏的色情販子騷擾，都改了一個藝名，更難查出行蹤。

時間沖淡了懷念；不久，楊森的一位李姓舊屬，因家中子女眾多，收入微薄、生活艱困；兼之又不忍看到老長官身邊沒有人伴侍。於是，他主動把就讀初二的大女兒李曉晴，送給楊森作第十三房少妻；李女熱愛球類運動，常陪伴楊森觀賞各

類球類比賽，活潑開朗，且不避嫌，在表面上她呼楊森為「乾爹」。李女頗能用功讀書，高中畢業後考進私立淡江文理學院；楊森俟她卒業，還供應她赴美留學。

李女出國前，復推薦其二妹曉菁接替她的位置。於是李曉菁成了楊森的第十四任少艾嬌妻。當然，這對姊妹花進入稻子園侍候楊森，雖未取得法定妻子身分，但都獲得優厚的經費資助。他們間的「同居」關係，略似契約行為，各守約定，相處和諧。約期到了，即好離好散，婚嫁互不干涉。

次年，楊森的生日，張女陪伴楊森攀登山青潭與木柵間的德高山。當日一同登山的男女山友，多達一萬二千餘人，盛況可知。眾山友為了紀念起見，一致決議把這座山改名「九五峰」。

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八日，楊森應旅菲董楊宗親總會邀請，前往菲律賓訪問；大家推他擔任團長，張啟曼以秘書名義同行，全團男女多達七十人。菲律賓氣候炎熱，當地僑胞熱情招待，把日程安排得十分緊湊，多虧張女悉心侍候，否則不累病才怪。

末任妻子善解人意

末任（十五任）妻子名叫張啟曼，即前文所稱的張啟容，她進入稻子園時才十六歲，她是一位「山友」之女，彼此因健行登山而結緣。

張女容貌清秀、窈窕多姿、善解人意

，對楊森有英雄崇拜心理；前文已述及，她是楊森晚年最寵愛的嬌妻。

張女似乎也很喜歡登山健行運動；以後楊森每次登山時，她莫不隨扈照顧，恍如他的活動拐杖。

五多將軍傳奇人物

楊森赴菲訪問期間，各種歡迎茶會餐會，應接不暇，實在太勞累了。載譽回國後，即感覺身體有些不適，經三軍總醫院醫師檢查發現右肺有一指甲大小的陰影，疑似癌症跡象。

他一向疾惡如仇，除惡務盡；疾「病

中外雜誌

一如寇，除病必盡。當時醫師主張開刀，楊森為切除這一小塊右肺上的陰影，以消除心頭上有病的陰影，不顧在台愛女萬運的反對，毅然慨允做此一預防性的開刀手術。不幸，竟於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五日在三軍總醫院手術檯上辭世，享年九十六歲。聞者無論識與不識，莫不惋惜。

楊森逝世公祭之日，親友前往台北市立第一殯儀館景行廳悼祭者，絡繹不絕，逾二萬人以上。張啟曼是他十五房妻子中，惟一陪他走完人生旅程的床頭人；靈堂公祭時，在答禮家屬的順序中她排在最末，但她淌的眼淚似乎最多！

楊森！這位「五多將軍」，他在我國的歷史長河中，是一位允文允武，多彩多姿的傳奇人物。他一生的傳奇事蹟，不會因時光的消逝而褪色。至於，他軍旅生涯的驍勇善戰，功業彪炳；他熱愛體育運動的登山健行及推展全民運動等，大家耳熟能詳。坊間各種書刊上多有記載，故不贅述。

本文所記述者，僅是楊森多彩多姿感情生活的一頁而已；為恐日久湮沒，特此追述；謬誤之處，在所難免，謹以虔誠之心，敬請方家指正。（全文完）

戲言 戲言 戲言
李能宏著 定價新台幣陸佰元

您看戲嗎？您唱戲嗎？您教戲嗎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這部「戲典」您不可不看。

第一部戲曲鉅著，六百七十頁，名貴照片百張，內容精彩。定價六百元，值得您細品珍藏，中外雜誌讀者獨享八折優待。

六大內容：

戲劇評析：大陸各劇團（京劇、越劇、河北梆子、豫劇、崑曲）以及台灣伶、票各界演出的精彩評論和評析。

幾則懷念：懷念蕭長華、金少山、楊榮環、厲慧良、關肅霜等名伶，對其精湛的演技及家世，有細膩的描述。

名伶軼事：本篇蒐集了許多名伶的軼事趣聞、學藝經歷、生活瑣聞、篇篇精彩，生動有趣。

幾則憶往：內容有煙台平劇憶往、正風劇團憶往、淺談上海戲曲學校和台灣早年最負盛名的顧正秋劇團，使您回味無窮。

菊壇報導：大陸名演員首次來台講學報導、台灣舉行兩屆卡拉OK國劇大選賽實況報導及得獎名單。
介紹名伶：介紹兩百年來名伶及大陸歷屆梅花獎、金獎、大競賽得獎名單，台灣各劇隊金像獎得獎名單，便於查閱參考。

(篇終) 森楊物人流風